

# 河野家族

〔日〕 户川猪佐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河野家族

——一郎、谦三、洋平的反骨传统

〔日〕户川猪佐武 著

卞立强 高作民 吴晓新  
张光珮 吴熙华 陈昭宜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日本著名政治评论家户川猪佐武以传记小说的形式，通过对河野一郎、河野谦三和河野洋平三人政治生涯的记叙，描述了战后日本最大保守政党自民党的创立、发展，以及其内部派系林立、斗争复杂的情况，同时也记述了河野家族在战后在日本政界所处地位及对日本政界的影响。尤其对洋平的才华和反抗自民党保守主流的斗争、另立新保守政党——新自由俱乐部的过程及背景，描绘的更为深刻细致，以此反映了当前日本政局的动向和潜在力量。这对我们研究战后日本保守政党、日本政局，尤其对新自由俱乐部的研究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河 野 家 族

[日]户川猪佐武著

卡立强 高作民 吴晓新 译  
张光珮 吴熙华 陈昭宜  
责任编辑：吴金泉 许耀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市广内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50千字

1985年3月第一版 1985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7,000册

统一书号：11209·31 定价：1.05元

## 前 记

河野家族是日本的一个官僚兼资本家的大家族。这个家族从战前就登上了日本的政治舞台。它的代表人物河野一郎、河野谦三和河野洋平在日本战后历届政府和保守政党中担当要职，对战后日本政局起过一定的作用。

本书叙述了河野一郎、河野谦三和河野洋平三人的政治生涯。并以他们的政治活动为背景，描述了日本战后最大的保守政党自民党的创立、发展，以及其内部派系林立、斗争复杂的情况，同时对战后政局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也有所综述。通过这些叙述，使我们能详细了解在战后日本政局中有着重要影响的河野家族，以及战后保守政党和日本政局的发展、变化的情况。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本书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叙述日本的一个新的保守政党——新自由俱乐部的诞生过程及其背景。这个新自由俱乐部是1976年6月，在河野洋平等人的倡导下，纠集一部分“少壮派”国会议员，从自民党中“造反”出来而成立的。它一出现，立即受到日本企业界、政界和舆论界的一部分势力的支持，在当年和第二年的众、参两院的选举中获得了23个议席。以后的发展证明，它已成为当前日本

政界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势力。本书对于了解新自由俱乐部的来龙去脉乃至研究日本当前的政局，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作者户川猪佐武是日本著名的政治评论家（已于1983年去逝）。他的不少政治评论及人物评传已在我国翻译出版。他的著述具有独特的风格，能把枯燥的政治写得生动活泼。本书也是以文艺笔调写的，读起来饶有风趣，引人入胜。

本书由卞立强、高作民、吴晓新、张光珮、吴熙华及陈昭宜同志翻译，由卞立强对全书进行了校改。限于校译者的水平，难免有译错及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卞立强

1984年6月 于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



# 目 录

第一章	自民党首脑大为震惊·····	( 1 )
第二章	河野家族三代的血统·····	( 15 )
第三章	传奇式的人物·····	( 23 )
第四章	违反褫夺公职令·····	( 38 )
第五章	河野谦三登上政治舞台·····	( 52 )
第六章	日本自由党与“八武士”·····	( 65 )
第七章	鸠山内阁的诞生·····	( 77 )
第八章	河野一郎的莫斯科之行·····	( 88 )
第九章	同官僚的斗争·····	(104)
第十章	不幸的政治家·····	(114)
第十一章	河野洋平“初次上阵”·····	(128)
第十二章	洋平思想和行动·····	(138)
第十三章	六位造反者·····	(155)
第十四章	退党后的去向·····	(175)
附 录		
	(一) 退党声明：“寻求新的自由”·····	(191)
	(1976年6月25日)	
	(二) 新自由俱乐部纲领(草案)全文·····	(194)
	(三) 新自由俱乐部章程(草案)要旨·····	(195)
	(四) 我们的基本理想	
	——为创建新自由社会而奋斗·····	(198)



## 第一章 自民党首脑大为震惊

### 一

河野洋平在提出退党申请之前，至少已哭过两次。

“一个男子汉是不应该在别人面前流眼泪的。”我还在当政治采访记者的时候，洋平的亡父河野一郎就曾经跟我这样说。记得在他与吉田茂内阁斗争的高潮中，在日苏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跟我说过两三次这样的话。

总之，河野一郎是个刚强不屈的人。据说他临死之前还这么说过：“真不甘心就这么死去啊！”我想，一郎也会跟他的儿子洋平经常说这样的话。

但是，河野洋平这次却不得不在别人面前流眼泪了。

六月十四日是星期一。各家报纸的晨刊都以头版消息突出地报道了河野洋平表明退党和另立新党的决心。自民党代理干事长石田博英（曾任石桥内阁官房长官，池田内阁劳动大臣）早就从河野集团的成员山口敏夫那里了解到他们要求退党的决心。在见报的两三天前，石田曾在政府与执政党首脑的会议上报告说：

“看来河野他们有退党的动向。”然而，大家都以为：  
——还不至于这么快就下决心吧。

就这么不当一回事地轻轻放过了。因为按照政界以往的常识来判断，他们以为：

——尽管自民党现在名声不好，遭到舆论的批评，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退党还是不利的。

——即使能建立一个小小的新党，但是很清楚，将来不但没有取得政权的指望，而且路子还会越走越窄。

所以他们认为：

——河野洋平还不至于蛮干到这种地步。

正因为如此，党的首脑们一看到当天报纸的晨刊时，他们所受到的震惊和冲击是很大的。三木首相就是这样。特别是，山口敏夫是石田的部下，是三木派的成员之一；西冈武夫是三木派中年轻而活跃分子；而河野洋平又一向是三木的同情者。现在，在迫使三木下台的高潮中，这些少壮派纷纷离党而去，这不能不使三木感到震动。他立即给石田打电话，用质问的口气说：

“你早就知道了吧。为什么不加以制止呢？……”

“前几天在政府与执政党首脑会议上已经报告过这个动向。总理不是也都听到了吗！？”石田惊讶地这么回答说。

“可你的语气给人的印象，并不是那样紧迫……”三木不满地挂上了电话。

根据三木首相的指示，干事长中曾根康弘（河野洋平一向属于中曾根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和政调会长松野赖三找来了河野集团，跟他们说：

“难道就不能打消这种考虑吗？”

就在这样谆谆说服和挽留的时候，河野洋平掉下了眼泪。





另一次是在他的选区（神奈川五区）同时也是他的出生地——小田原市，河野洋平召集了他的后援会的主要成员，在他表明退党和另立新党的决心时，他再也说不下去了，流下了眼泪。

他为什么要流眼泪呢？我是这样推测的：

现在单一的保守政党自由民主党，是二十多年前，由以鸠山一郎（已故、当时为总理大臣）为总裁的民主党中的河野一郎（已故、洋平的父亲、任农林大臣）、总务会长三木武吉（已故）、干事长岸信介，和以绪方竹虎（已故）为总裁的自由党中的干事长石井光次郎（已故）、总务会长大野伴睦（已故），压制两党中反对保守政党合并的人，所组成的政党。

在组成这个党的过程中，河野一郎是付出了心血的。而现在河野洋平要离开这个党，当然会有点感伤。

现在，这个曾经充满理想的自民党，已经经历了二十年的岁月，开始受到某种腐蚀，陷入派系斗争和老人统治，日益僵化和腐朽。对此，他肯定是感到悲愤的。

与此同时，他还会有一种悲壮的心情。因为事到如今，今后的一切只能寄托于未来的奋斗了。……

——为了重建保守势力，我们除了退出自民党别无他路。

我想这就是使河野掉泪的原因吧。

## 二

六月十四日早晨，我接到许多报纸、周刊杂志采访记者的

电话，询问有关河野退党和另立新党的问题。他们问：

“河野的决心真的很坚定吗？会不会回心转意呀？”

听到这些，我的脑海里不由得想起了我刚当读卖新闻政治部记者时的一件事。

那是昭和二十二（一九四七）年，在以币原喜重郎（战前当过外务大臣，战后当过总理大臣）为总裁的进步党（后来的民主党、改進黨）中，掀起了一场以实现党的现代化为目标的政党运动。

这个运动的核心，是一个叫做新进会的议员集团，由当选过一两次国会议员的人组成。就具体成员来说，有现在已成为元老的保利茂（当过吉田内阁的官房长官、农林大臣和佐藤内阁的建设大臣、官房长官及自民党的干事长）和地崎宇三郎（他的儿子也叫地崎宇三郎，现为三木派的骨干，前国会邮政委员长），另外还有中曾根康弘、小坂善太郎（后来当过劳动大臣、外务大臣，小坂德三郎的哥哥）、川崎秀二（后来当过厚生大臣），樱内义雄（后来当过通产大臣、农林大臣，属中曾根派）和坪川信三（当过佐藤内阁建设大臣，福田派）等人。

这些人准备把在总理大臣吉田茂所率领的自由党中担任政调会长的芦田均（币原内阁厚生大臣，后任总理大臣）迎进进步党，拥戴他当总裁。经中曾根和小坂等人说服，芦田也下了决心。芦田与吉田在思想上和政治态度上本来就合不来。吉田被称为极端保守派（超保守派），而芦田被人们认为是新政策派（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修正资本主义政策派）。芦田曾向中曾根等人表明退出自由党和参加进步党的决心说：



“我已经过桥了，并且亲自把这座桥烧掉了。我决不走回头路。”

但是，在那个时期，由于政治形势的关系，芦田未能退出自由党。当时，以尖酸刻薄出名的自由党干事长大野伴睦这么嘲笑说：

“芦田君又返回来了。这家伙烧的桥大概是铁桥吧！”

经大野这一番巧妙的奚落，好端端的一个“横渡鲁比肯河”<sup>①</sup>的故事竟变成笑话了。

不过，从那以后已经经历过将近三十年了。今天三十九岁的河野洋平与当时六十岁的芦田相比，洋平要年轻、单纯得多，其人品也不一样。

“不会回心转意的。”我这么一回答，报纸和周刊杂志的记者们接二连三地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再说，河野洋平在自民党内素有未来的总裁之称。他采取这样的行动，对他的前途将是一个损失吧？”

“与河野一起行动的现任议员的人数并不多，看来今后也不会增加多少，政治资金也很少，将来会更加困难吧？”

我与河野洋平及其父一郎、叔父谦三（参议院议长）都住在神奈川县平塚市，并有过长期的交往。所以我回答以上的问题，必须从两种立场出发：一种是作为政治评论家的立场，另一种是作为他的邻居的立场。我回答说：

“的确是这样。……从客观上讲是个损失，是会很艰苦的。但是，河野洋平在报上发表的谈话中说过：‘老是盘算

---

① 鲁比肯河位于意大利北部。公元前49年，恺撒越过河同罗马执政庞培决战。——译者注



得失，那就会一事无成。’老实说，我认为他是打过算盘，而且是盘算了又盘算的。结果肯定是把当前，甚至几年之内将会受到的损失统统都考虑到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下定了决心，走上了退党和另立新党的道路。这大概是因为他的心里有一股强烈的‘事出无奈’的情绪吧。另外，河野一家三代一脉相承的‘政治家的血统’，也会促使他非这么做不可。”

### 三

“尽管这样，但在洛克希德事件还没有弄清之前，就发表退党，另立新党的声明，……这是否为时过早，显得太突然了？”多数记者都这么提出问题。对此，我只能这么回答说：

“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判断吧。”

据事后了解，河野他们秘密进行的退党和另立新党的活动泄露给了某家报社，造成了要以特讯方式进行报道的局面。据说这家报社的政治部编辑室与总编辑部的干部之间发生过争论，怀疑：

“是否有作为特讯的价值？”

“是否有刊登头版的价值？”

这是从这样的估计引起的，五名众议员（河野洋平、西冈武夫、山口敏夫、小林正巳、田川诚一）和一名参议员（有田一寿）退党，不要说对政局，恐怕对自民党也不会有多大影响。但又认为：

“在当前这样的局势下，这样的消息会起到向国民大众呼吁的作用。”

“可能会有人响应，跟着退党。”

因此决定予以报导。

但是，作为一家报社垄断的特讯，尽管对这家报社及其记者是求之不得的，可是对被报导的当事人并不是有利的。从向国民广泛进行宣传的角度来说，当事人是希望所有的报纸都同时予以报导。

因此，河野洋平突然决定把预定发表的时间提前（提前了约一个月），并通知了各家报社，在希尔顿饭店的河野事务所（政治工学研究所）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正式发表了退党和另立新党的谈话。

那么，为什么要把退党和另立新党的准备工作透露给报社呢？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不得已的。他们当中有一两位同志，出于“想增多同志”、“想商量商量”的想法，与国会议员中的好友及政治记者谈了谈。大概是从这条渠道泄露出去了。

#### 四

就我本人来说，对于河野洋平集团的退党和另立新党，并没有感到吃惊。因为我早就预料到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洛克希德问题爆发后约半个月左右，山口敏夫曾来访问我。他问我说：

“退党之后组织新党，……您看怎么样？”

山口是用抽象的、假定的方式提出问题的，但我的感觉是，他们的活动已经在相当具体地进行了。不论从好的或坏的含义上说，跟这些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相比，我还是具有成年

人的常识的。

“如果从改革保守势力的意图出发考虑退党和另立新党的问题，我认为还有更有效的方法。三木政权究竟会维持多久，……这个问题目前还不清楚。但在下届总裁公选时，应当让河野洋平出马竞选。”我把这个前提提出来之后，接着说：

“决定三木以后的接班人，一定要采取总裁公选的方式。你们年轻人要提出公选规则的方案，使公选能够公正、廉洁地进行。这是首先要开展的活动。”

“第二步是推举河野参加公选。不过，那时候要办两件事，一件是提出修正资本主义的新政策，如改革教育制度、扶植中小企业等……。这不只是对党内，更主要的还是向国民宣传。不过，不要象以前执政党或在野党那样，只罗列一些冠冕堂皇而内容含糊的东西，要提出具体的保证。如关于教育，要提出废除六三制，关于中小企业，要提出一千万日元以内的贷款可以不要担保，二十年内偿还，……”

平时能言善辩的山口，这时默默地听着。我接着继续说：

“在这次公选时，……不仅要让河野出马，也要推动其他少壮派出马。就是说，中曾根康弘（中曾根派）、小坂德三郎（田中内阁总务长官、新风政治研究会成员）、石田博英、河本敏夫（佐藤内阁邮政大臣、三木内阁通产大臣、三木派）都要出马，田中派的竹下登（佐藤内阁与田中内阁的官房长官、三木内阁建设大臣）——如果嫌他过于年轻，二阶堂进（田中内阁官房长官、干事长）也行——福田派的安倍晋太郎（三木内阁农林大臣）以及青岚会的中川一郎（原大藏省



政务次官)……也要出马。应当号召他们全都提出自己的政策,作为候选人参加公选。

“这些清新的、没有玷上污点的人一出马,单凭这一点,国民就会感到自民党在进行现代化,在实行革新。不论谁当选为总裁,自民党肯定会面目一新。”

## 五

四月二十八日,我碰上了一个偶然的机,跟河野洋平也谈了同样内容的话。

那一天,我受石田博英、村冈兼造(田中派、大藏委员会常任理事)两位先生的委托,去参加支援秋田县补选参议员竞选的讲演会。竞选的结果,我们所支援的自民党的正式候选人佐佐木满(原秋田县企划调整部长)当了选。当时河野洋平也去参加了这次支援讲演。

支援讲演结束后,河野和我都为了赶乘十六时十分从秋田飞往东京的全日本空运公司的班机,来到了秋田机场。来给河野送行的,有秋田县经济界的几位年轻人——原来在日本青年会议所活跃的干部辻兵吉等人。另外还有村冈国会议员和石田博英的秘书北林康司,我们在机场的候机室里闲谈了约三、四十分钟。

除了这些人之外,候机室里还有科学技术厅长官佐佐木义武(大平派)的夫人和秘书。河野与我同这位夫人只说了一些寒暄话。一个多月后,她对河野退党和另立新党的举动一定会大为吃惊吧。

在这架飞往羽田的客机中,河野与我的座位紧挨着,我

们在大约一个半小时内，交谈了各种问题。当时我的脑子里想着河野要退党和另立新党的事，把对山口谈过的话又重复说了一遍。当然，我对河野没有说一句“不要去设想退党，另立新党”之类的话。

不过，在河野决心采取退党，另立新党的果断行动之前，在他的政治工学研究所内部还是难免要出现一些曲折的。

河野在下了“不顾一切干下去”的决心后，他首先从自己主持的政治工学研究所的三十五名成员中，选择了二十多名估计能和他一起行动的人，跟他们说明了自己的真意。

田中派的渡边恒三（原通产省政务次官）、羽田孜（邮政省政务次官）、小泽一郎（科学技术厅政务次官）和桥本龙太郎（原厚生省政务次官）等人，由于同样抱有实行新政治和改革党的志向，也参加了这个政治工学研究所。但这些人从一开始就主张“在体制内进行改革”，所以河野没有把这件事同他们商量，准备等计划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再跟他们打招呼。

这样，就等于把他们排除在外了。而最后由于提前匆忙发表退党、另立新党的声明，连招呼也没有来得及打。因此，尽管渡边等人也认为“河野终究是要被推举上去当自民总裁的人物”，但他们提出批评说，“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呢？这一点令人遗憾！”

“当然，我们是不可能和小泽一起行动的。但是，给我们打一声招呼，我们就不能不低头道歉说：‘对不起，不能一起行动。’我们就会感到内疚。可是，小泽并没有来打招呼。这样，他就要反过来向我们低头道歉说：‘没有来商量，对不





起。’是我们去低头道歉，还是他来向我们低头道歉，这对今后的运动将带来微妙的不同后果。”渡边是这么说的。

就是在商量过的人当中，据说政治工学研究所的负责人藤波孝生（原文部省政务次官）却表示了这样的看法，“现在还不是时候。”

藤波在早稻田大学政经系学习时，就和海部俊树（三木内阁官房付长官、三木派）、渡部恒三是早大学生业余社团讲演部里的密友。他们三个人当时就是靠竞选运动进行勤工俭学的伙伴。

以后，藤波获得已故的滨地文平（战前的国会议员）的知遇，中间当选过三重县议会议员，最后当了国会议员。渡部担任过石桥湛山、石田博英的秘书，通过当选为福岛县议会议员，跨进了中央政界。海部曾是已故的河野金升的秘书，此人死后，担任其夫人——国会议员河野千子的秘书，以后当了国会议员。

藤波虽然打心眼里崇拜河野洋平，但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自民党处在动乱之中，自己派的头头中曾根康弘正在辛苦操劳。在这样的時候，不能离党而去。”因此，不能赞同退党和另立新党的行动。

政治工学研究所中其他拥戴河野的成员——三木派的盐谷一夫（原劳动省政务次官）、坂本三木次（原环境厅政务次官）、菅波茂（原环境厅政务次官），情况也是这样。昭和四十九（一九七四）年田中角荣首相下台之后，他们都认为“要让河野洋平出马参加总裁公选”，并为之四处奔走过，因而在一个时期里，在三木派内简直被视为异端，看成是河野的党徒。

